

# 反美扶日運動重聲中

## 麥帥邀記者往訪

### 中國報界大事

● 宋越倫 (中國文化大學教授)

#### 冷戰激化政策變質

從一九四六年民國三十五年春天開始，由於美俄冷戰激化，美國對日政策也逐漸變質，以上海研究日本問題的同仁為中心，發動了一項遍及全中國的「反美扶日運動」，呼籲國人，反對美國扶植日本，以防止日本軍國主義的死灰復燃。當時麥克阿瑟以盟國最高統帥，佔領日本，在最初的一年內，雷厲風行，澈底「弱化」日本，凡足以促成軍閥財閥復活的各種因素，無不澈底剪除；但由於冷戰的激化，時未一年，美國的對日政策，大為變質，由盟國原訂的控制懲罰，一變而為積極扶植。同仁等憂心忡忡，發動了反美扶日運動。最初由方秋華、趙南柔、李純青及筆者等留日同學為文呼籲，發動了前項運動，在輿論方面，首先由大公報發難，東南日報接著跟進，社團方面，以賀耀祖（貴嚴）為會長之「亞東協會」（戰後成立之對亞洲各國親睦機構，首任會長為張群）為事務中心，不久中共對此則在幕後大加運用，多方鼓動，多數以左翼為主的政治人物，如邵力子、許廣平（魯迅之妻）、王造時、

褚輔成、鄒韜奮等，也因此紛紛加入。一時成為一股極大的反美扶日洪流。

#### 盟總邀請記者訪日

美國是一個異常重視輿論的國家，麥克阿瑟對我國此一運動極感困擾，為了疏解，盟軍總部對我國駐日代表團團長朱世明，邀請全國社長級的記者十人，赴日視察，經中宣部甄選結果，計有中央社陳博生、申報陳訓恣、益世報牛若望、天津庸報前大西（前國防部長俞大維之胞妹）、大公報王芸生、中央日報陸鏗、中華時報崔萬秋、北平英文時報王雲槐、中央攝製社范厚勤以及筆者（東南日報）等十人，此一記者團在戰後對日關係史上，實具劃時代的意義，而美方接待之隆重，幾乎超過對一國元首的禮遇。

事隔四十多年，當時參加記者團的同仁，多已物故，回首往事，實不勝其滄桑之感！

當時美蘇冷戰雖已開始，但離雙方攤牌（韓戰），尚有四年時間，而我國內政局雖已開始動盪，但藉戰勝餘威，四強之一的國際地位並未動搖，尤其對於日本管制，是有高度的發言力，所

以麥克阿瑟對我國輿論，極為重視。

記者團一行於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深夜在上海江灣機場起飛，（當時日本外交權力已遭剝奪，故無護照，僅憑盟總換發之旅行簽證，即可入境。）起飛前由TIC（美空運指揮部）派員放映飛行應變電影，麥帥為了迎接一行，特別派了當時最安全的C-54型運輸機供記者團使用，但仍為了萬一，每人發給降落傘及浮生衣各一具，並由機上人員代為穿著。飛機具有四引擎發動機，雖在噴射引擎開發以前，但該項引擎已極進步。

飛行六小時後，見燈光點點，明滅於雲霧之間，機上人員告以已達東京上空，旅客乃紛紛扣上繫帶，準備下降，詎料該日東京氣候惡劣，濃霧之外，並有驟雨，同時機場雷達設備復發生故障，因此飛機降落極為困難，在東京上空盤旋達兩小時之久，仍無法降落，乃決定改飛沖繩。二小時後到達沖繩上空，復以氣候不佳，乃不得不改飛小笠原群島南部之硫磺島。至上午七時一刻，漸見陸地如塊，浮現於碧波蒼空之間，機上人員復囑御上浮水衣及降落傘，稍事盤旋，即行下

降，雖在惡劣之氣候中，亦仍穩適愉快，毫無震盪顛簸之苦。

### 硫磺島上感慨叢生

硫磺島為美軍攻入日本本土之第一座島嶼，其地僅有八方華里之面積，然在當時戰略上極為重要，且為日軍在太平洋上最大空軍基地之一。

當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九日美軍開始向該島進攻之際，日守軍堅強抵抗，所有大砲之數目，較之防禦任何其他太平洋上島嶼之戰爭，多出一倍以上，且以該島面積較小，故雙方落彈地區，遍及全島每一角落，終以美軍奮勇進攻，經二十六日之慘烈搏鬥，日守軍三萬人全部就殲，竟無一人投降，而此具有戰爭上重大價值之彈丸小島，終為美軍佔領，以造成此後征服日本本土之基礎，故在整個太平洋戰略史上，具有極大之意義。記者等下機後，見一片平漠，展現眼前，沿海一帶所有日軍工事殘跡，尚可依稀彷彿，壕塹縱橫，已悉為美軍炮火所毀，僅餘亂石沙土，錯雜羅列，附近樹木，為彈片截斷之處，猶殘痕斑剝，唯綠葉點點，油然生長於焦枝枯椹之間，可以想見當時搏鬥之慘烈。筆者曾佇立於沿海崗巒之上，對此近代猛烈戰場之遺蹟，迴環憑弔，不禁思潮起伏，感慨叢生。

島上荒涼，除美軍大規模之機場及活動房屋數百座外，殆無居民。

業者曾單獨乘吉普作環島巡視，見有美日雙方陣亡官兵墳墓數十百處，墓石累累，數以萬計；是日天氣燠熱，美軍多御單衣。島上盛產硫磺

，吉普所經之處，時見濃煙縷縷，起自山崗砂丘之間，隨風飄盪，蓋即硫磺之礦原所在。在島之南部，見有日俘數百人，在黑人軍士監督之下，修理機場，筆者乃乘機以日語與之交談，據云方自橫濱被徵前來，美軍對之甚佳，其生活水準且遠較在日本國內時為高，故均樂為所用。

戰前該島有日籍居民五千餘人，從事漁業及開採硫磺，後以戰事關係，全部遣送返日。日俘知筆者來自中國，一種感激慚愧之情緒，充分表露於言辭之間，為述二年前戰況，歷歷如繪，據云美軍先自東方海岸強行登陸，因日軍頑強抵抗，不獲成功，旋在西海岸奇襲，苦鬥近月，始奏膚功。

二小時後，機場接獲報告，謂東京氣候漸佳，乃於上午九時重行起飛，四小時後到達東京郊外之羽田機場，與麥帥總部及我代表團歡迎人員等交談片刻，即分搭總部派來之轎車數輛，由美憲兵驅吉普先後開道護衛，循京濱國道進入東京。沿途工業地區均已化為灰燼，人民棲棲皇皇，奔波於瓦礫原野之間，殆已無復當年驕橫軒昂之態，東京市區被炸十分之七，而皇宮附近如丸之內一帶，則仍完整如故。目下盟國人員集中之處，即在此周圍三數英里之地區。據謂當時盟機之所以保留此僅有之精華地帶，其原因蓋即在準備佔領日本時盟國人員居住之用。

### 麥帥設宴熱誠招待

麥克阿瑟元帥於記者團到達次日，即在其官邸設宴招待，麥帥官邸為前美國大使館原址，富

麗堂皇，係東京最佳建築之一。戰時未遭破壞，一應陳設，均具東方色彩。進門後，先由日人侍者接取衣帽，狀甚狼狽，與戰時在華日人之驕橫情形，不可同日而語。旋由麥帥夫人出迎，並一與記者握手致候。麥帥夫人時雖已年逾四旬，望之則如三十許人，身材纖巧，態度和藹，談鋒之健，為筆者生平所見婦人中最擅辭令者。御紅色便服，薄施脂粉，佩金質荷葉耳環，及鑲戒珠花等物，一種雍容華貴之氣，洋溢於眉梢眼角之間。為述馬尼拉與麥帥堅苦奮鬥之情形，歷歷如在眼前，據云麥帥酷嗜芒果，現尚念念不忘。該日與宴者除記者團同仁外，尚有我駐日代表團團長朱世明及行政院院長宋子文派駐麥帥總部聯絡專員王之少將（王曾隨麥帥在馬尼拉對日作戰，具有功蹟）。在會客廳交談約一刻鐘，麥帥即翩然而至；主持豪華盛宴，麥帥體態頗長豐碩，望之巍巍然。雖年已古稀，而步履之健，即青年亦有所不及。

麥帥氣宇軒昂，兩眼奕奕，神采四射，與記者握手之際，余曾注視其兩鬢，竟無半莖白髮，精力之強，於此可見。進門後先與夫人擁抱，稍談片刻，即至餐廳進餐。食堂佈置典麗，兩端各懸巨幅名畫及中西古玩，內有中國玉器銅鼎，雕琢之精，雖在國內亦不多見。餐桌係一長列，上置盆花數串，紅綠相映，殊為鮮豔。麥帥坐於左端，夫人則與之遙遙相對。筆者與夫人座次相接，席間屢次詢問我國近況，及各地風景，筆者告以西湖春色，現正爛熳，歡迎其往一遊，渠欣然道謝。

## 老兵不死抑鬱以終

麥帥有非籍侍者一人，雜於日人之間，夫人告以其人曾追隨麥帥多年，戰時一度離散，日人降後麥帥乃派人輾轉尋覓，去年春間，重行歸來。此外尚有粵籍女傭一人，專事照料麥帥公子阿瑟，追隨麥帥已達十有五載，深為麥帥夫人所信重。

麥克阿瑟雄邁多智，具有政治家風度，在二點求學時代，其成績遠在艾森豪威爾之上，當一九五〇年韓戰爆發之際，不待杜魯門同意，決然揮師抵抗，卒使斯大林併吞朝鮮半島，控制東亞全局之野心得以遏止。當中共介入戰場，麥帥力主進攻東北，驅逐共產勢力於鴨綠江之南，卒遭杜魯門之忌，將其免職，麥帥回國後在國會發表有名之「老兵不死」的隱退演講，未數年即抑鬱以終。六年前米蘇里號巡洋艦退役，作為海軍作戰記念館之際，麥帥夫人以貴賓身份，主持剪綵，已是婆娑僂僂，風華盡去，令人不勝遲暮之感。（按米蘇里號為盟國舉行日本投降儀式之軍艦）

麥克阿瑟對記者團一行的禮遇與重視，可於其所安排的節目中得知，先後兩週，除了視察佔領業務，所到之處，均由其高級幕僚如第八軍軍長愛克堡格，盟總參謀長莫萊，騎兵第一師師長嘉斯等人的熱烈招待。當視察日本全國各地之際，還特別調撥當時日本僅有的專車「大使列車」，美總統艾森豪威爾來日時所乘用的，即為此一專車。有會客室、餐廳、臥室等豪華設備，第八

軍軍部且為記者團覓雇名廚一人，隨車烹調多種精美食品，行車期間，並由情報專家對日本問題深有研究之瓊斯上校及麥倫少校等講解佔領工作及運輸管理之一般情形。每到一處，均闕除行人，由天皇專用之御道出入。素有鐵軍之稱的機械化師團騎兵第一師且為記者團安排了一次隆重的閱兵典禮。

## 美軍在日最受歡迎

瓊斯上校曾在太平洋作戰兩年有半，在澳洲時且受日人槍傷，渠對日本問題研究有素，據云一九四五年五月，第八軍即知戰局推移，可不戰而佔領日本，故令瓊斯等趕草計劃，八月間日人突然投降，此在當時美國軍部亦未料及。八月十六日降使渡邊等一行到達馬尼拉，麥帥乃決定保留天皇，於是愛克堡格將軍即將計劃中有關天皇部份加以修改，並經麥帥認可，早於三數日前已在艦上待命之第八軍團官兵，乃開始浩浩蕩蕩，向日本本土進發。

瓊斯對佔領工作進行異常滿意，並對保留天皇一事，極口稱賞。當時瓊斯曾舉例說明，謂美軍進駐時，在東京神奈川一帶，尚有武裝完備之日軍十七個師團、渠等對投降一事尚在夢中，其中多數且在等候命令，準備前往菲律賓一帶，驅逐美軍，在此場合之下，日軍如有反抗，其結果實不堪設想。及至美軍準備工作約略完成，乃由天皇發布命令，數十萬大軍乃在一夜之間，即自動解除武裝；其次如當時日方尚贖有火藥一百萬噸，結果亦由日方自動銷燬，當此項銷燬工作進

行之際，日人死傷極大，美方因僅派一二人員監視，故一無犧牲。此外如逮捕戰犯，亦均由日方遵命代辦，不勞美軍親自動手，省卻無數麻煩。此在瓊斯看來，認為即係麥帥利用天皇政策之大成就。

自美軍進駐後，瓊斯謂日人反應殊佳，一九四六年一月間美第六軍復員返國，當地居民竟紛紛簽名請願，要求麥帥另派部隊前來接替。此外美軍對日人反應亦遠出筆者所料，據云登陸後第三日，所有美方高級軍官外出時均已不再帶鎗。佔領未及一年，美籍婦女可以單身旅行日本任何鄉村，決無危險。據云自美軍登陸以來，日人暗殺盟國人員者僅有一起，被暗殺者為英國佔領區中服役的一個印度士兵，但調查結果，暗殺動機由於此一印度士兵用暴力強姦日人之妻，其夫羞憤之餘，乃乘機將其殺害。至一九四七年二月份中所謂日人反抗事件，僅有下述兩起，第一起為美軍列車遭人以石塊攻擊，但調查結果，此事純為頑童所為，彼等不獨對美軍列車如此，即於日人乘用之火車亦常投石取樂，故絕無何種敵意可言。第二起為英兵一人遭十二歲之兒童二人以石塊襲擊，但事後調查，其起因亦在英兵之惡意戲謔，孩童無知，偶加反抗而已。

瓊斯上校敘述至此，不禁眉色飛舞，謂美軍在日最受歡迎，此種歡迎之程度，全世界各地甚至包括美國在內，亦難與之比擬！

## 忍辱負重應付盟總

專車常在東海道疾駛，沿途村落稀疏，燈

火明滅，夜分以後，記者與瓊斯等互道晚安，各至寢室休息。

對於瓊斯看法，當時筆者曾在東南日報報導中作以下之批判：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至今適為八十週年（為文當時），在此八十年中，一般民眾在軍國主義思想薰陶之下，其倫理觀念以及一般思考方式，均已變質，八十年來歷史所賦予之一連串的『侵略之果』，尤令日人得意忘形，不能自主。

及至日本投降，在日本民眾心理上誠為最大而且亦為最具殘酷意義之衝擊，然此種衝擊，謂其力量足以灌清日本八十年來根深柢固之軍國主義思想而有餘，則為記者所始終不敢想像，恐亦為全世界研究日本問題之學者所不敢想像者。

吾人以為敗戰確於日本有益，蓋從此可以促使日本對世界以至於對本身作真實之認識與瞭解。然盟軍一年半載之統治，謂即能全部改變具有八十年歷史之日本思想體系，而使之衷心誠服，一如瓊斯上校所言者，除奇蹟外，實非常情所可解釋其萬一……。

就研究日本問題者之經驗言，則吾人寧願見日本之逐漸改變，而欲見其在一年又半之短暫歲月中，即一反其過去之所為——夜色深沉，偶向窗外窺伺，不覺疑慮叢生，宛若日本軍國主義之精靈，迄猶散佈於車外廣漠野原之間，一旦春風吹播，仍將蠕蠕而動。

幻想至此，不禁寒顫陡起，乃亟擁衾而臥，一夜惡夢，直至天明。……」

日本戰時每人僅能配給食米二又十分之三合

（每合等於三分之一磅）即此一端，亦可知當時日本人民生活水準之低。但日人對於應付盟總，全國上下在一貫的政策指令之下，真是忍辱負重，無微不至。

## 日本戰敗表現不凡

當記者團視察大阪盟總佔領業務之際，第一軍團摩森少將還特別為我們舉行了一次豪華的晚會，地點在新大阪飯店二樓的大餐廳，那場面較之帝國飯店的大餐廳來，無論從佈置以及當時的氣派說，似乎還要華貴得多。

餐桌是一大長列，主人背後是一座居高臨下的演奏台，在宴會進行中，日本的男女樂師以鋼琴，吉他以及小提琴等，用盡心力地演奏著歡樂之歌。餐桌兩旁是兩列服裝鮮艷的下女，每當演奏的樂聲戛然而止的時候，她們就像無數春天的蝴蝶那樣地，以迅速輕捷的步調，翩翩地飛了去，接了酒菜，又翩翩地跑到餐桌，笑靨滿面地向主客分送。

這場面的色彩實在太鮮豔了，記者置身其間，不禁幻想重重：過去是「神之子孫」，是不可一世的「超民族」，而現在卻在家國殘破的狀態之下，為他們原先的敵人青衣行酒，而且態度是那樣的溫柔恭順。這先後的對照，正像當時的燈光和色彩那樣地、強烈地襲擊著我，使我的情緒驟然緊張了起來——是的，日本是戰敗了，但在技巧方面，他們是表現得那麼的好，以前我們研究日本問題，以為這民族祇能戰勝，而不能失敗，一旦失敗，就得像暮春時節盛開的櫻花那麼

地，一夜風雨，就可以使他們四散飄零，無所依存。而現在呢，眼前的一切卻充分地說明我們估計的錯誤，日本民族在處理失敗這一常人所能堪的事實上，卻又以最大的忍力，表現了他們偉大不平凡的另一手。

日本真的是失敗了嗎？當記者驚然想起二三年前越王勾踐在會稽山上的一幕的時候，一種凜冽的感覺突然襲擊著我，使我的心情陡然緊張了起來。

## 訪問日韓影響深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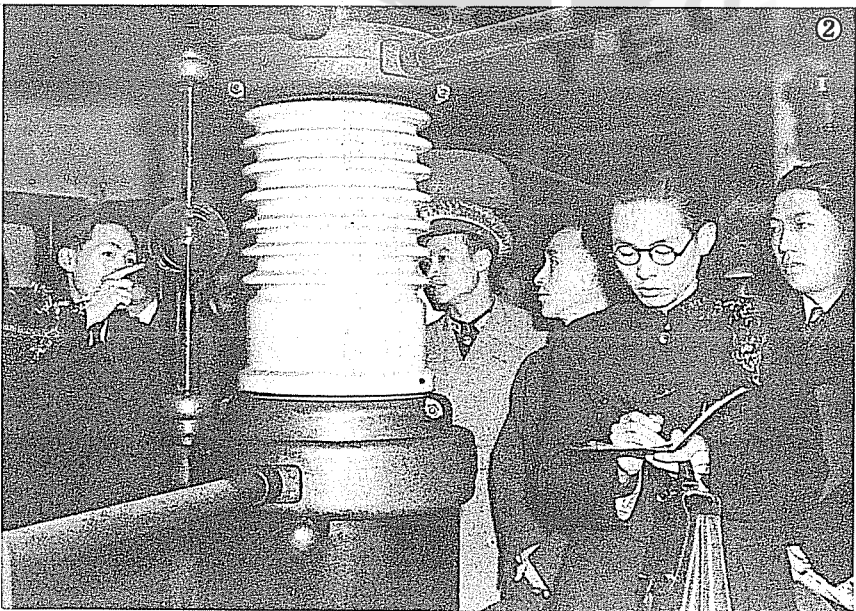
記者團在日本全部日程前後共計十六日，除了日本每一佔領區外，最後二天還特別飛越朝鮮海峽，視察了戰後極度貧困，政情複雜的「大韓民國」，當時金九尚在，但在美方以及李承晚的壓迫之下，在政治上——一籌莫展，極為痛苦，知道記者團到達漢城，不敢也無法公開與我們接近，結果在某一個深夜，偷偷地潛入我們的旅館，痛哭流涕地訴說了美軍以及李承晚等不願具有中國背景之勢力在朝鮮抬頭……當記者團返國未久，金九即以「自殺」聞，當時也有可能是死於李承晚所遭刺客之手。

金九為反日志士，在我庇護之下，最初成立「大韓民國政府」於上海，上海淪陷後就隨我政府遷往重慶，成立「朝鮮義勇隊」協助抗戰，日本投降後回至朝鮮，以金九在韓人間之聲望，原可大有作為，不料在美方以及李承晚之挾制之下，不僅不能展其抱負，反而在鬱鬱的情形下，慘遭橫死，令人不勝痛惜！



①1950年何應欽（右）與麥克阿瑟（左二）晤談，左為吳鐵城，右二為吳國楨。

②作者宋越倫（右）視察大阪帝大原子衝擊器時與主持該項實驗之西脇教授合影。



在日本，記者團除了視察各地佔領業務之外，還訪問了一年前慘遭原子彈攻擊的廣島、長崎兩地，以及日軍原擬作「困獸獨鬥」的各種軍事設施。

在大阪，記者團復訪問了大阪帝大的原子能開發設備，在理論上，日本開發原子彈的可能並不在美國之後，祇是缺乏原料（鈾），以至無從

著手。（希特拉的德國亦然）

戰後美國對於中日兩國之互相接近，在各方面也深具戒心，即如當時日總理吉田茂宴請我們，也遲遲未見安排，最後還是吉田的秘書松井明（此人其後為日本聯合國加盟後首任大使），與筆者懇商，由記者團強烈反應，始由盟總安排時

此次記者團的訪問日韓，除了對此後的中日關係深具影響外，就我國報界的歷史言，亦為極其重要的一大里程碑——時代的流轉真是不可思議。

回想往事，以及五十餘年來日本從廢墟中急遽復興，一躍而為「經濟大國」，（事實上亦為軍事大國！）真令人感慨萬千，不能自己！